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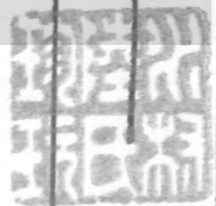
論語十八

子罕篇上

子罕言利章

行夫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
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允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
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
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允吉凶禍福皆是命若
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
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已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
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
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
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恪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監平界塵糟底物事若



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著利少間便
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
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
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
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
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
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
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
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
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
來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非不言罕言之爾利誰不要才專說便一
向向利上去命不可專恃若專恃命則一向胡做去仁與子者

所求非不說但不可常常把來口裏咏

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
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口故但罕言之耳蓋利
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是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不和惟有
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
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
不成議論也時舉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會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
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為
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
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
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為不後其君
而行義賀孫

文振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

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躡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時舉命有二天命之命固難說只貴賤得喪委之於命亦不可仁在學者力行利亦不是不好底物事才專說利便廢仁沫問子罕言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淳

問子所罕言之命恐只是指夫人之窮通者言之今范楊尹氏皆以盡性知性為言不求之過否曰命只是窮通之命必大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為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有

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着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必大

或問龜山都一般之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做一般營

正淳問尹氏子罕一章曰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必大

麻冕禮也章

麻冕緇布冠也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八十縷四十抄也泳

純儉絲也不如用絲之省約泳

子絕四章

絕四是徹上徹下

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憫

問意如何毋得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

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可學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固只是滯不化德明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即管固執道我做得是植

意私意之發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我私意成就四者相因如循

環閱祖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已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已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已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已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

立已與物私爲町畦他門都說人已合一克已只是克去已私如何便說到人已爲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淳同

余國秀問毋意必固我曰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愠愠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着信行自合着果何待安排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時舉

意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望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我之患意是爲

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人傑

意者有我之端我則意之效先立是意要如此而為之然後有必有固而一向要每事皆已出也聖人作事初無私意或為或不為不在已意而惟理之是從又何固必有我哉力行

問意私意也我私已也看得來私已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事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廣

吳仁父問意必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

循環不已問

吳伯英問意必固我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做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過則有固滯之患允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壯祖

絕四先生曰此四者亦是相因底始於有私意有私意定是有期必既期必又生固滯却結裏做箇有我出來炎

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端蒙

必在事先固在事後有意必固三者乃成一箇我如道是我恁地做蓋固滯而不化便成一箇我橫渠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植注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略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時舉

問意必固我有無次第曰意是私意始萌既起此意必是期要必行固是既行之後滯而不化我是緣此後便只知有我此四者似有終始次序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此四者正與元亨利貞四者相類元者善之良貞是箇善底成就處意是造作始萌我是箇惡底成就處又問敬則無已可克若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如何曰敬是已成之敬可知無已可克此四者雖是始學亦須便要絕去之又問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曰此語尹子已辯之疑記錄有差處又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學者所宜盡心如何曰此謂學者所宜盡心於此事而學之非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始盡心耳又問橫渠云四者既亡則以直養而無害曰此直字說得重了觀孟子所說處說得猶直只是自反而縮後人求之太深說得來忒

夾細了蓋集義

問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不然尹和靖一段好意必固我是要得無未發之前眾人俱有却是要發而中節與此不相類又問若自學者而言欲絕意必固我到聖人地位無此四者則復於未發之前復於未發之前蓋全其天理耳曰固是如此但發時豈不要全因命敬之取和靖語錄來檢看又云他意亦好却說不好可學

君子之學在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何也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盡心於學此言是也喜怒哀樂自有發時有未發時各隨處做工夫如何強復之於未發尹子語錄中辨此甚詳必大

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體之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如此說著便窒義理此二句不可相對說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固無可求及其既發亦有中節不中節之異發若中節者有何不可至如意必固我則斷不可有二者為得而對語哉橫

渠謂意必固我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者謂夫子教人絕此四者故皆以毋字為禁止之辭或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者曰意必固我既亡便是天理流行為飛魚躍何必更任私意也謨

問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所謂有事者如何曰橫渠亦有此說若既無此天理流出亦須省看可學

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此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憫

張子曰意有思也未安意却是箇有為底意思為此一事故起

此一意也必大

我有方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端蒙

守約問橫渠說絕四之外心可存處必有事焉聖不可知也曰這句難理會舊見橫渠理窟見他裏面說有這樣大意說無是四者了便當自有箇所嚮所謂聖不可知只是道這意思難說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枕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是關西人語言自是如此賀孫

問張子曰云云或問謂此條語意簡奧若不可曉竊以張子下數

條語考之以必有事焉為理義之精微處其意大抵謂善不可以有心為雖夷清惠和猶為偏倚未得謂之精義故謂絕四之外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底道理方真是義孟子之言蓋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乃聖而不可知處此說於孟子本意殊不合然未審張子之說是如此否曰橫渠此說又拽退孟子數重自說得深古聖賢無此等議論若如此說將使

讀者終身理會不得其流必有弊必大

橫渠之意以絕為禁止之詞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為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必是事之未來處固是事之已過處道夫

伯豐問張子曰毋意必固我然後能範圍天地之化曰固是如此四者未除如何能範圍天地但如此說話終是稍寬耳當

子畏於匡章

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淳

後死者夫子自謂也死字對沒字泳

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大雅

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

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被匡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荷

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炎

敬之問明道舍我其誰是有所受命之辭康人其如予何是聖人自做着天裏孟子是論世之盛衰已之去就故聽之於天孔子言道之興衰自應以已任之未審此說如何曰不消如此看明道這說話固是說未盡如孔子云天之將喪斯文天之未喪斯文看此語也只看天如何只是要緊不在此處要緊是看聖賢所以出處大節質孫

問程子云夫子免於康人之圍亦苟脫也此言何謂曰謂當時或為康人所殺亦無十成其云夫子自言康人其如予何程子謂知其必不能違天害已何故却復有此說曰理固如是

事則不可知必大

問呂氏云文者前後聖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營

太宰問於子貢章

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柄

問太宰初以多能為夫子之聖子貢所答方正說得聖人體段

夫子聞之數語却是謙辭及有多能非所以率人之意曰固是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聖人所說乃謙辭柄

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董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職

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它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它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銖

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它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

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三十便微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煞有不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緣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都未曾講得個

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如何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它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它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集注

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將字訓大處多詩中亦孔之將之類多訓大詩裏多叶韻所以要如此等字使若論語

中只是平說泳

吾有知乎哉章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德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嘿說了曰然燾

林恭甫問此章曰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義即

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待人自理會方啓發他空空鄙夫必着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卓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九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他語脉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九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

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
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
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
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我則盡情向他說若
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
要人知模樣寓

伊川謂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
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此是形容聖賢氣象不同邪
抑據其地位合當如此曰聖人極其高大自難企及若更
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
若不引而自高則人也必以為淺近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
迂闊把做無用使孟子亦道我底誠迂闊無用則何以起人
慕心所以與他爭辨不是要人尊已直使人知斯道之大庶
幾竦動着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

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又問如程子
說話亦引而自高否曰不必如此又生枝節且就此本文上
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爛熟方見意味快樂今人都不
欲看別段始得淳○寓錄云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
如此則道不尊此則人必引而自高
如着如此耶曰地位當如此聖人極其高大
非我所能及若更不恁地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
於道雖已見至更不恁地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
其所以為迂闊把做無用若孟子以為淺近而不足為
人皆以為迂闊把做無用若孟子以為淺近而不足為
用如斯道之大庶幾使人辨與爭亦不是要人尊已
知得斯道之大庶幾使人辨與爭亦不是要人尊已
期月而已可也又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便說得恁地奢
道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便說得恁地奢
其勢不得不如此這話從來無人會如此說非
他程先生見得透如何敢擊空恁地說出來
正淳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
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
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

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端蒙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時亦自諱不得冰

子見齊衰者章

康叔臨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于中而自加敬也呂刑所謂哀敬折獄正此意也蓋疑聞同

叔臨問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欲以作字趨字說做敬不知如何曰固是敬須是看這敬心所從發處如見齊衰是敬心生於哀見瞽者是敬心生於閔震

顏淵喟然嘆章

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真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燾

學者說顏子喟然嘆曰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賀孫

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義剛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廣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教人只此兩事博文工夫固多約禮

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
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
行之鄉黨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
然問問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與下
大夫言却問問便不是聖人在這地位知這則指莫不中節
令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賢於節文處描畫出
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
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
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為天理孰為人
欲人傑

安鄉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為外博
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
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
約禮也易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蟄于屈得
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
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腳起
了不由得右腳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
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
尚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既
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熟
後自到那田地義剛

國秀問所以博文約禮格物致知是教顏子就事物上理會充
己復禮却是顏子有諸已曰格那物致吾之知也便是會有
諸已賀孫

因論博我以文曰固是要就書冊上理會然書冊上所載者是
許多書冊載不盡底又是多少都要理會會

正淳問顏淵喟然嘆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再問乃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沒捉摸處是他顏子見得恁地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已到顏子未到處熾下

論

顏淵喟然歎處是顏子見得未定只見得一箇大物事後奈不何節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義剛

或問顏子鑽仰曰顏子鑽仰前後只得摸索不着意思及至盡力以求之則有所謂卓然矣見聖人氣象大槩如此然到此時工夫細密從前篤學力行底工夫全無所用蓋當此時只有些子未安樂但須涵養將去自然到聖人地位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

始親切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閑利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爾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蓋為安排着便不自然便與他底不相似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作

或問瞻前忽後章曰此是顏子當初尋討不着時節瞻之却似在前及到着力趕上又却在後及鑽得一重了又却有一重及仰之又却煞高及至上得一層了又有一層到夫子教人者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是事事物物皆窮究約之以禮是使之復禮却只如此教我循循然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已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未由也已此是顏子未達一間時此是顏子說已當初捉摸不着時事祖道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

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顏子有
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祖道

周元與問顏子當鑽仰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
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
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
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絕
着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
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
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爾錄
問顏子瞻忽事爲其見得如此所以欲罷不能曰只爲夫子博
之以文約之以禮所以欲罷不能問瞻忽前後是初見時事
仰高鑽堅乃其所用力處曰只是初見得些小未能無礙奈
何他不得夫子又只告以博文約禮顏子便服膺拳拳弗失
緊要是博文約禮問顏子後來用力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何

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
約禮積久自然見得德明

問顏子喟然嘆處莫正是未達一間之意夫顏子無形顯之過
夫子稱其三月不違仁所謂違仁莫是有纖毫私欲發見否
曰易傳中說得好云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
也瞻前忽後是顏子見聖人不可及無捉摸處如有所立卓
爾却是真箇見得分明又曰顏子纔有不順意處有要着力
處便是過人傑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
神知化德之盛也人傑

問顏淵喟然嘆章曰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
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
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

非止是約禮一節博文一節處亦是欲罷不能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顏子自着力了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又曰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植

問瞻之在前四句曰此段有兩重關此處顏子非是都不曾見得顏子已是到這裏了比他人都不曾到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為這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也夔孫

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喜歡不知不覺得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杯好只管飲去不覺醉即當

了夔孫

大率看文字且看從實處住如喟然嘆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象象籠罩盡

問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之地顏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嘆不能到曰顏子鑽仰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啓發顏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箇生熟了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德明

問如有所立卓爾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處顏子必思而

後得勉而後中所以未至其地曰顏子竭才便過之問如何過曰才是思勉便過不思勉又不及顏子勉而後中便有些小不肯底意心知其不可故勉強擺回此等意義懸空逆料不得須是親到那地位方自知問集注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作無方體曰大槩亦是如此德明

恭父問顏子平日深潛沉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嘆見得他

煞苦切處揚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

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

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賀

力之象只緣他工夫到後視一望人地位卓然只在目前只這

一步峻絕直是難進故其一時勇猛奮發不得不如此觀揚

子雲言顏苦孔之卓似乎下得箇苦字亦甚親切但顏子只

這一時勇猛如此却不見迫切到末由也已亦只得放下曰

看他別自有一箇道理然茲其所以為樂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曰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所以

着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着力要不

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着力不得今日勉之明

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

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不會寫底須學

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集注

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着力不得何謂也曰未到這處須是用

力到這處自要用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

這處如何用力得只熟了自然無地去橫渠曰大可為也化

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

之盛也待他自熟且如熟還可着力否

問顏淵喟然嘆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

聖人之道都摸索不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

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

善誘方略有箇近傍處吳氏以為卓爾亦不出乎日用行事

之間問如何見得曰是他見得恁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

此處除是顏子方見得問程子言到此大段着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未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麤氣力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着力得才着力又成思勉去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窠裏明道謂賢每謂我不用力我更着力淳錄云明道謂賢者看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高

正淳問集注顏子喟然而嘆一章不用程子而用張子之說曰此章經文自有次第若不如張子說須移如有所立卓爾向前始得必夫

孟子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束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汎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其有時曉他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漢書要求字讀如約束曰然頃之復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箇字如何說到那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物理窮盡卓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攔自家不任如此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着力如此則是卑問卑法地曰只是極其卑爾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黹夫問橫渠說顏子三改却似說顏子未到中處曰可知是未到從容中道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橫渠指此做未能及中

蓋到這裏又著力不得才緊着便過了稍自放慢便遠了到此不爭分毫間只是做得到了却只涵養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便是未到不思而得處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便是未到不勉而中處當

問橫渠說顏子發歎處曰高明不可窮是說仰之彌高博厚不可極是說鑽之彌堅中道不可識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至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則方見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則是於聖人中道所爭不多才着力些便過才放慢些便不及直是不容着力人傑

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着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纔着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箇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所以難橫渠曰高明

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雖說得拘然亦自說得好或曰伊川過不及之說亦是此意否曰然蓋方見聖人之道在前自家要去趕着他不知不覺地蹉過了那聖人之道又却在自家後了所謂忽然在後也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眾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又曰顏子工夫到此已是七八分了到得此是滔滔地做將去所以欲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了便平地行將去個

伯豐問顏子求龍德正中而未見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存其誠聖人從容中道地位否曰然又問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如何曰此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正如程子室中鉅中國中之說不極其大則不得其中也又問止其中而後大可有如何曰在中間便盡得四邊若偏向這一邊即照管那一邊不得張子此語甚好若云未見其止却使得不是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所止之止當

子疾病章

問久矣哉由之行詐是不特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來而言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廣

問由之行詐如何曰是子路要尊聖人耻於無臣而為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知死孔悝之難是至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就本作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爲知故不以出公爲非也

問子路使門人爲臣一章曰世間有一種事分明是不好人也皆知其不好謂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此等事未有不好亦未爲欺天但子路見不透却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

子貢曰有美玉章

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色是只藏之惟復將出用之耳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必大

子欲居九夷章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或問九夷前輩或以箕子爲證謂朝鮮之類是否曰此亦未見得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魯有淮夷周有伊維之戎是也又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嘆非戲言也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二相齊

有田氏晉有六卿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維

出則事公卿章

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此等處聖人必有為而言素

問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曰語有兩處如此說皆不可曉尋常

有三般說話一以為上數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事外我

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其今闕之去偽○集注今有定說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燕而不亂為不為酒困如

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

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

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

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

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必大

子在川上章

問逝者如斯曰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植

或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古說是見川流因

歎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

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去偽

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

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

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

與天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

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

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

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固是若不謹獨便去

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

天地相似廣○士毅錄云此只要常常

或問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此道體之本然也如何曰程子

言之矣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云云皆與道為體與道為

體此句極好某嘗記得舊作觀瀾記兩句云觀瀾流之不息
悟有本之無窮謝別出

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
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两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
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
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
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
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
孟猶是佛老見得此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此模樣
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着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祖道曰只
為佛老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
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
所以輸與他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者多
公此說却是祖道

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
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
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
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
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
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
便都是道之體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
切易見個

公晦問子在川上注體字是體用之體否曰只是這箇體道之
體只是道之骨子節

問如何是與道為體曰與那道為形體這體字却籠只是形體
問猶云性者道之形體否曰然個

問注云此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為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
等處要緊與道為體是與那道為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

出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道為體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體之自然此等處閑時好玩味矣

與道為體此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行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也
學蒙

先生舉程子與道為體之語示過言道無形體可見只看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顯顯者乃是與道為體過問伊川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至皆與道為體如何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劉用之曰如炭與火相似曰也略是如此義剛

徐問程子曰日往則月來至皆與道為體何謂也曰日月寒暑

等不是道

寓錄云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去是道

然無這道便也無這

箇了惟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道做骨子問張思叔說此便是無窮伊川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窮然須看因甚恁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若說天只是高地只是厚便也無說了須看所以如此者是如何寓同

周元興問與道為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為體又問

此體字如何曰是體管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體用曰此是無體之體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否曰然又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做王道不成又曰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節

伊川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這箇體字似那

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看見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為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為體高

至之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純亦不已意思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揚仁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少有不謹便斷了寓

又曰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滔滔地流去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却略曾窺得上面些箇影子儒用

問註中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先生云只是無些子私意子在川上一段注此道體之本然也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才不省察便間斷此所以其要只在謹獨人多於

獨處間斷泳

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做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切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葉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夔孫

因說子在川上章問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

也敬則無間斷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寬夔孫

問見大水必觀焉是何意曰只川上之歎恐是夫子本語孟荀之言或是傳聞之訛必大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章

至之問好德如好色此即大學如好好色之意要得誠如此然集註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何也曰書不是恁地讀除了靈公事便有何發明存靈公事在那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要聖人當初只是恁地嘆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虔心去看又要反求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益若只管去校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教住便住教去便去今却如與做師友一般只去與他校如何得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

這一頭低那一頭昂大學只將兩句平頭說去說得尤力如何要合兩處意來做一說得厚。蜀錄作林

叔重問何謂招搖曰如翱翔節一之問文少異

語之而不惰章

讀語之而不惰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時舉

陳仲亨問語之而不惰於甚處見得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義剛

問如何是不惰處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知

問語之而不惰曰看來不惰只是不說沒緊要底話蓋是那時也沒心性說得沒緊要底話了燾

子謂顏淵章

問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為止是止於中亦說得但死而不活蓋只是顏子未到那極處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蓋顏子

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那收因結果必有大段可觀者也煮苗而不秀章

徐問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何所喻曰皆是勉人進學如此這箇道理難當只管恁地勉強去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大槩只說物有生而不到長養處有長養而不到成就處淳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後生可畏章

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煮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七計二十三段

論語十九

子罕篇下

法語之言章

法語之言巽與之言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如有言遜于汝志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端蒙

植說此章集注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云巽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繹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太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

楊氏說亦好桂

三軍可奪帥章

志若可奪則如三軍之帥被人奪了做官奪人志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也被物欲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泳

衣敝緼袍章

衣敝緼袍是裏面夾衣有綿作胎底義剛

衣敝緼袍也有一等人資質自不變者然如此人亦難得泳

先生曰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已之無呂氏之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統帶

問子路終身誦之曰是自有一般人著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當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有好物事猶要與眾人共用了上蔡論語中說管仲小器處一段極好帶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意思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又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憫

謝教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九十分好底事纔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溥

道怕擔了何足以減

知者不惑章

知者不惑真見得分曉故不惑泳

道夫問仁者不憂曰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有

仁者不憂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

或問仁者不憂但不憂似亦未是仁曰今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日間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義剛

陳仲亨說仁者不憂云此非仁體只是說夫子之事先生曰如何又生出這一項情節恁地則那兩句也須恁地添一說始得這只是統說仁者便是不憂義剛

勇者不懼氣足以助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

或問勇者不懼舉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說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懼未得益爭一節在所以聖人曰勇者不懼

然便接那不懼未得益爭一節在所以聖人曰勇者不懼

勇字不出曰也覺見是如此多是一時問下字未穩又且恁地備員去因云前輩言解經命字為難近人解經亦間有好處但是下語親切說得分曉若前輩所說或有不大故分曉處亦不好如近來耿氏說易女子貞不字伊川說作字育之字耿氏說作許嫁笄而字之字言女子貞不字者謂其未許嫁也却與昏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又云伊川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刺史郡守豈可以此說其謂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是責難於君之時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主以通其信若不用畫而通又非忠以益於君也卓

行夫說仁者不憂一章曰勇者不懼勇是一箇果勇必行之意說不懼也易見知者不惑知是一箇分辨不亂之意說不惑也易見惟是仁如何會不憂這須思之行夫云仁者順理故

不憂若只順這道理做去自是無憂曰意思也是如此更須細思之久之行夫復云云曰畢竟也說得籠仁者所以無憂者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麼事來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見得道理合如此做不是方去恁地做賀孫曰格

蔡行夫問仁者不憂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懼却易理會仁者不憂須思量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莫只是無私否或曰仁者無私心故樂天而不憂曰固是無私然所以不憂者須看得透方得揚至之云是人欲淨盡自然樂否曰此亦只是貌說洪慶問先生說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方子錄云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理一心純是這道理看有甚事來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憂格錄一作今人有這事却無這理便處置不

所以憂者只是處未得各

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慾者然去私慾必先明理無私慾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

錄○時舉少異

先生說知者不惑章惟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植

問知者不惑章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廢煮

或問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何以與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為學者

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或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
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
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
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
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或曰勇於義是
義理之勇如孟施舍北宮黜皆血氣之勇人傑錄云或曰勇
勇之勇曰大緊統言之如孟
施舍北宮黜皆血氣之勇曰三者也須窮理克復方得只
如此說不濟事去偽

問知者不惑集注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終之看此三句恐
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養勇是克治之功先生首肯曰是勇
是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
互說都是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三知都
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三行都是仁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近都是勇寓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脉可與立能有所立
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可學

問可與適道章曰這箇只說世人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
道可與適道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
時須便教可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推

或問可與立是如嫂叔不通問可與權是嫂溺援之以手曰然肅
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可學

權是稱量教子細着閑祖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
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

平處體

經自經權自權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

也如湯武事伊周事嫂溺則援事常如風和日暖固好變如
迅雷烈風若無迅雷烈風則都早了不可以爲常泳

蘇宜久問可與權曰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物事畢竟權自是

權經自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說聖人之權雖異

於經其權亦是事體到那時合恁地做方好難同。時

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

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

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

走也個

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

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

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適爲所

害這裏須與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或言本朝人才

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

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說所謂內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

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

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

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寓

叔重問程子云權者言秤錘之義也何物以爲權義是也然也

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

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爲可誅性之寬者以爲可恕

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切不

差欲其權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

權量精審伊川嘗云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

以行之時舉

問經權之別曰經與權須還他中央有箇界分如程先生說則

無界分矣程先生權即經之說其意蓋恐人離了經然而衣

來袞去則經與權都鶻突沒理會了又問權是秤錘也稱衡

是經否曰這箇以物譬之難得親切久之曰稱得平不可增
加些子是經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權依權得平便是合道
故反經亦須合道也

問經權曰權者乃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雖異於經
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月便合着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煖
則亦須使扇當風坐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
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
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則非矣義剛
用之問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
川以爲權便是經某以爲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爲經如征
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賀孫

或問伊川云權即是經漢儒云反經合道其說如何曰伊川所
說權是說這處合恁地做便是正理須是曉得他意漢儒語
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橫說一向不合道理胡做了又

曰男女授受不親是常經合恁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理
合恁地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衣裘附火是常理
也忽然天氣做熱便須衣夾揮扇然便不是每常底常理了
公羊就宋人執祭仲處說得權又恠異了又曰經是已定之
權權是未定之經義剛

吳伯英問伊川言權即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
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
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
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
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經
獨不宜乎莊祖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經即權也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
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時多又曰權是時中
不中則無以爲權矣賜

或問反經合道之說程先生不取乃云不必說權權即是經如何曰某常以爲程先生不必如此說是多說了經者道之常也權者道之變也道是箇統體貫乎經與權如程先生之說則鶻突了所謂經衆人與學者皆能循之至於權則非聖賢不能行也素

或有書來問經權先生曰程子固曰權即經也人須着子細看此項大段要子細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此是權也若日日時時用之則成甚世界了或云權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時之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然舜禹之後六七百年方有湯湯之後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權也是難說故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到得可與權時節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祖道或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伊川以爲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爲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

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正甫謂權義舉而皇極立權義只相似曰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所以謂義可以總括得經權若可權義並言如以兩字對一字當云經權舉乃可伊川曰惟義無對伊川所謂權便是經亦少分別須是分別經權自是兩物到得合於權便自與經無異如此說乃可格

問可與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又問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

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故學者須當先理會那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廣

亞夫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伊川謂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茲

權也所以爲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時舉

因論經權二字曰漢儒謂權者反經合道却是權與經全然相反伊川非之是矣然却又曰其實未嘗反經權與經又却是一箇略無分別恐如此又不得權固不離於經看可與立未可與權及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事毫釐之間亦當有辨文蔚曰經是常行之理權是適變處曰大綱說固是如此要就程

子說中分別一箇異同須更精微文蔚曰權只是經之用且如秤衡有許多星兩一定而不可易權往來秤物使輕重恰好此便是經之用曰亦不相似大綱都是只爭些子伊川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經只是一箇大綱權是那精微曲折處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經常之道如何動得其間有該不盡處須是用權權即細密非見理大段精審不能識此可與立便是可與經却未可與權此見經權毫釐之間分別處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或曰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但未知他將甚做大常文蔚曰問錄別出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心籠看不予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

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蓋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魯者權之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又曰莊子曰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經權之別或曰恐莊子意思又別曰他大槩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麼做大常人云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問問子莫執中程

子之解經便是權則權字又似海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個

問伊川謂權只是經如何曰程子說得却不活絡如漢儒之說權却自曉然曉得程子說底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他說底經權却鶻突了某之說非是異程子之說只是須與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且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天之氣變則冬日須着飲水夏日須着飲湯此是權也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得然却依前是常理只是不可數數用如舜不告而娶豈不是怪差事以孟子觀之那時合如此處然使人人不告而娶豈不亂大倫所以不可常用

賜。麥孫
錄詳別出

問經權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

冬日須飲水夏日則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前是經但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恠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倫都亂了

因推說
湯武事

伊川說權只是經却說得死了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即是須為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突了如大過卦說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其謂不須恠地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但云大過亦是常理則得因舉晉州蒲事云某舊不曉文定之意後以問其孫伯逢他言此處有_有意思但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君無道之說厲公信有罪但廢之可也樂書中行偃直弒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出後必有曉此意者

麥孫

問可與立未可與權看來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蓋
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箇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
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經合
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人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是遜與
人遜一盆水也是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彈丸也是爭康
節詩所謂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
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正此意也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
大抵物事經却包得那箇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
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
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
權只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大熱須着使扇這
便是反經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曉伊川之說方得若相把
做一說如兩脚相併便行不得須還他是兩隻脚雖是兩隻
依舊是脚又曰若不是大聖賢用權少間出入便易得走作個

蒸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
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
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漢儒有反經之
說只緣將論語下文偏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
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
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為下載程子所說漢儒
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
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箇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
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
說斷然經自是經權亦是經漢儒反經之說不是此說不可
不知然細與推考其言亦無害此說亦不可不知義字大白
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
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
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

通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今云權義舉則義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將義來當權不知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若以義對經恰似將一箇包兩物之物對着包一物之物行夫云經便是權曰不是說經便是權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是雖反經而能合道却無背於經如人兩脚相似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行時須一脚先一脚後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將左脚便喚做右脚右脚便喚做左脚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底物事水却可隨所及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居其所而遷賀孫

唐棣之華章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常音裳爾雅棣移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

自是兩般物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初不與上面說權處是一段唐棣之華而下自是一段緣漢儒合上文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所以錯了晉書於一處引偏字作翩反作平聲言其花有翩反飛動之意今無此詩不可考據故不可立為定說去偽

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爾時舉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八計八版

論語二十

鄉黨篇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冰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天大
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無時無處而不
然燾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
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
之熟是以紀之詳也燾

問看論語及鄉黨之半曰覺公看得淺未甚切已終了鄉黨篇
更須從頭溫一過許多說話盡在集注中賀孫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

着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此字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着都是要人收拾已放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賀

第一節 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不同

看鄉黨篇須以心體之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何是似不能言者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如何是便便言唯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如何是侃侃如何是誾誾義剛錄云看鄉黨一篇須是恂象他恂恂是如何問誾是如何不可一衣看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為和樂誾誾為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廣

或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自見箇氣象始得士教

問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恐但當以卑遜為主所以說似不能言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問其在宗廟朝廷集注云宗廟禮法之所在在宗廟則每事問固是禮法之所在不知聖人還已知之而猶問還以其名物制度之非古而因訂之曰便是這處其嘗道是孔子初仕時如此若初來問一番了後番番來番番問恐不如此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呼曰鄰人之子是與孔子父相識者有此語多應是孔子初年賀孫

第二節 在朝廷事上

亞夫問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曰侃侃是剛直貌以其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

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義亦如此時舉

問注云侃侃剛直閔閔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斷這正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賀孫

閔閔說文云和悅而諍看得字義是一難底字緣有爭義漢志洙泗之間斷斷義一同兩齒相斷泳

漢書諸尚書爭一件事其中有云閔閔侃侃得禮之容緘嘿邪心非朝廷福泳

第三節 為君擯相

問賓不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肅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賀孫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又曰看來古人大故淳朴人君出命不甚會說話所以着人代他說話肅

植舉注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右人傳命出也揖左人傳命入也曰然植

集注引晁氏說謂孔子無使擯執圭之事正淳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以次傳說必大集注無

第四節 在朝之容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注云棖闌之間由闌右不踐闕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闌如一木柱門如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臣傍闌右邊出入此左字自內出而言○賀孫

棖如今衮頭相似闌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揜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棖闌之間為君位冰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闌扉之兩旁有棖棖闌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必大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中立之處曰古今之

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雉

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植

問復其位跋踏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筭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箇煮

第五節 為君聘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必大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笏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

於授故如授賀孫

享禮有容色曰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植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

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皮與馬

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

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

陳之於庭實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

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燾

饗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

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廷實以將其意

比聘時漸終也聘禮篇

私覲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

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植

第六節衣服之制

君子不以緝緞飾紅紫不以爲褻服今反以紅紫爲朝服賀孫

緝是而今深底鴉青色義刑

緝深青揚赤色揚浮也首

問緞以飾練服緞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

爲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緝是青赤

色如今之閃青也廣

問紅紫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知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

紫爲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廣

舊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八爲舊冉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

朱子蒙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與蒙彼綌絺有兩說沫

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或問狐白裘曰是集衆

狐爲之植

第七節謹齋事

明衣即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爾又曰即浴衣也見玉藻注植

問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廣

問齊必變食曰葷是不食五辛醬

第八節飲食之制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飯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夫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慾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當喫纔去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只管見上面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剝一重又剝一重又有一重又剝一重剝到四五重剝得許多皮殼都盡方見真實底本人不是不理會道理只是不肯子細只守着

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如該泔那渣之辭也不消得辨便說道是他自陷自蔽自如此且恁地和同過也不妨賀孫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又問注云精鑿也曰是插教那米白着煮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問祖不得其醬非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

同植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勝食氣冰

第十節居鄉

問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賦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

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
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
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
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
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大小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
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恠蔡云子陵足
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
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賀孫

第十一節

與人交之誠意

蘇曾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
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潘子善因言浙中若
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妣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
則不拜也植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

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云大夫有賜拜
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
故其直不絞龜山為人粘泥故說之較密賀孫

第十二節

事君之禮

君祭先飯尋常則主人延客祭如世俗出生之類今侍食於君
君祭則臣先自喫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饌人取
那飲食來請君祭泳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白云寢常當東首
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曰常時多東首亦
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
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王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
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賀孫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
牖下使以南面視已耳義剛

第十三節 交朋友之義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着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賀孫

第十四節 容貌之變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者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賀孫

第十五節 升車之容

立之說車中不內顧一章曰立視五雋式視馬尾蓋雋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時舉

卷三十一

七

臣等謹將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